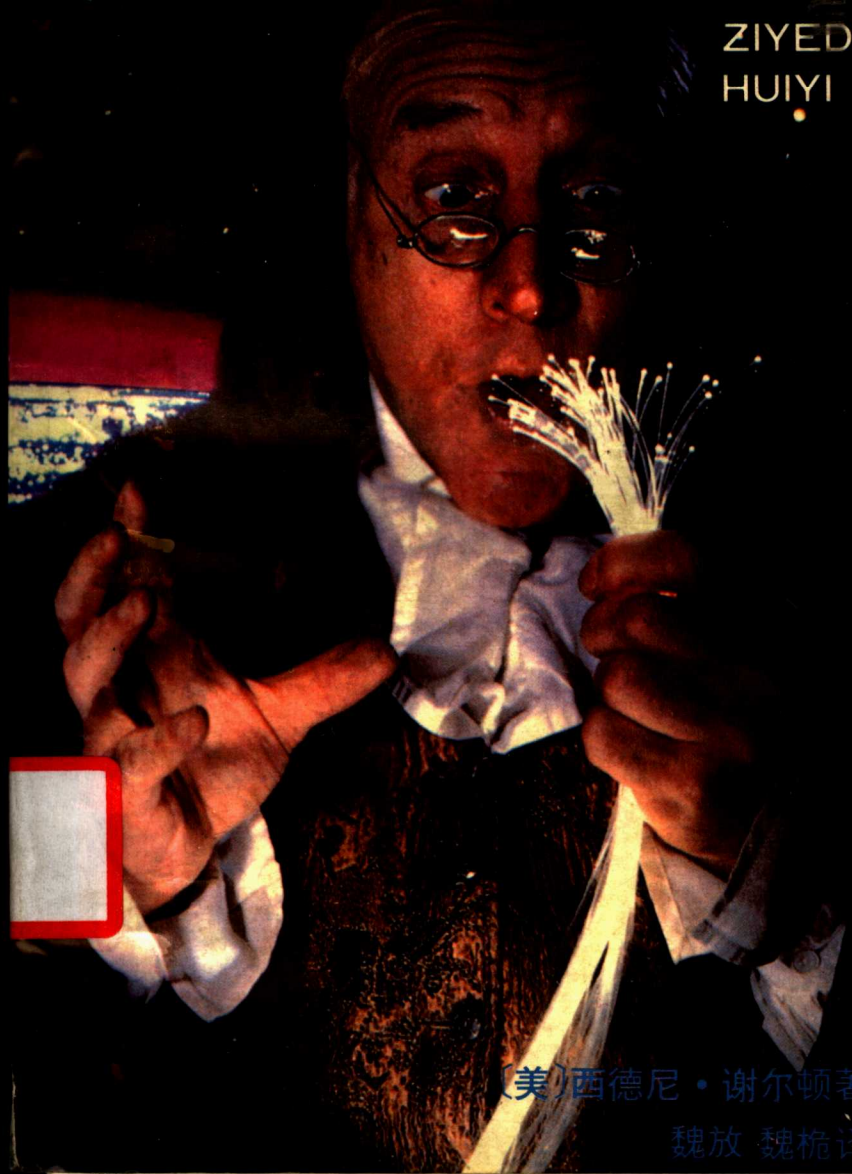


子夜的回忆

ZIYEDE
HUIYI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魏放 魏桅译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陈先荣

封面设计 张 越

子夜的回忆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著 魏 放 魏 桅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上海科技外文印刷厂排版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875·插页2 字数265,000 印数00001-18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7-5399-0389-7/I·381

定价:4.80元

序

九龙——1949年5月。

“它看上去必须像一次偶然事故，你能办到吗？”

这简直是一种污辱。他感到有点恼火，因为他可不是那种在马路上能随便捡到的业余选手。他真忍不住想挖苦他几句。哦，是的，这当然没问题。你想来一次室内事故吗？我可以让她从楼梯上滚下来折断脖子。这是为马赛的那个舞蹈演员安排的。或者，让她喝醉酒后淹死在浴缸里。那是为瑞士格斯塔德的女继承人而设计的。我还可以让她死于吸毒过量。他曾用这种方法结果了三个。另外，我甚至能让她永远地睡过去，手里还夹着点燃的香烟。那个可怜的瑞典侦探就是这样神秘地死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L旅馆里的。也许你更偏爱室外的？那我可以制造一次交通事故或者一起坠机事故。要想再漂亮点儿，我就干脆让客机在某一片海域里完全失踪。

但他此刻并没把他所想的一切说出来。其实，对桌子

对面的这个人，他心里有点发毛。他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这个人的可怕传闻。因此他没有理由完全不相信那些故事的真实性。

他现在只是恭敬地回答说：“可以，先生。我能办到。我不会让任何人察觉的。”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却不由地在想：可是他该知道我将是知情的。他等待着这人的态度。

他们是在香港九龙的一幢建筑物的二层楼里。这是一座有城墙环绕的城市。中国人在1840年修筑这些城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当时英国人的野蛮入侵。二次大战后，尽管它们已被破坏得残剩无几，可是另外有一道无形的防线至今仍然足以使外来者不敢贸然踏进这座城市：无论是在狭窄拥挤、曲里拐弯的街头巷尾，还是在马路两旁那一个个黑洞洞的楼道里，人们随时都有可能撞上三五成群地在那里闲逛、寻衅的地痞流氓。他们的终生职业就是杀人、强奸或者吸毒之类的勾当。因此，一些观光旅游者总是被一再告诫尽可能不要去那座可怕的城市。就连本地的警察，他们也不愿意轻易冒险进入像城郊的东头村这种鬼地方。窗外不时地传来一阵阵热闹的喧嚷声，时而尖利、时而沙哑，那是一种由好几种语言拼凑而成的本地方言。这种奇特的语言显然只适用于这座城市的本地居民。

这人用黑曜岩般的锐眼冷冷地审视着他。最后，他终于开了口：“很好。至于方法，你自己定吧。”

“好的，先生。目标现在九龙吗？”

“在伦敦。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凯瑟琳·亚历山大。”

这个人钻进了一辆豪华型的高级轿车，紧跟在后面的那辆车里坐着他的两个贴身保镖，他们正朝着尖沙嘴拉斯卡大街的蓝屋方向驶去。蓝屋一向只对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开放。光顾这里的，一般都是一些政界要人、影视名星或者商界大亨之类的社会名流。蓝屋的老板一直以他审慎而周密的经营作风而自鸣得意。六年前，这里的一个年轻女招待因为向报界透露了一些顾客在这里的私生活内情，结果第二天早晨，英国的阿伯丁港就发现一具被割了舌头的女尸。在蓝屋，只要你有钱就能买到任何东西。这里有纯洁的处女、童男子，也有那些女子同性恋者以及各种动物。据他所知，当今世上只有蓝屋这地方仍然还能向人们提供这种 10 世纪的易辛卜性艺术。在这里，他能够尽情地品尝各种甜美的禁果。

他这次又预订了那对孪生姐妹。她们是一对长得精美绝伦的双胞胎，长着同样迷人的脸蛋儿和让人惊叹的身材。她们很合作，可以任他玩弄、发泄。他记起上次在这里时……一张不用坐垫的铁板凳上，他被光滑的手指不停地摸着；芳香宜人的热水溢出浴缸，在瓷砖地面上四处流淌……

“我们来了，先生。”

他同她们一起混了三个小时之后感到心满意足。然后他让司机送他去莫迪街。一路上，他凝视着车窗外这座彻夜通明的不夜城。中国人把这城市取名为九龙——他想象着九条巨龙也许现在正卧身于四周的深山老林之中。它们时刻准备着扑下山来吞噬那些脆弱的、或者不加设防的生

灵，而他却不会成为这两种牺牲品中的任何一种。

他们到达了莫迪街。

一个中国道士正等候着他的到来。他身穿一件古色古香的旧道袍，蓄着一把长长的白胡须，样子酷似一尊中国古代的出土文物。

“早上好。”

“早上好。”

“多少钱？”

“二十块。”

“好吧。”

老道闭上了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开始为他求签，只见他来回不停地摇晃着手中那个装有各种签牌的小木筒，直到一根签牌从筒里掉了出来才停止了晃动。他一声不吭地在八卦图上查对了一阵，然后才转过身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开了腔：“神仙说：你马上就能摆脱危险的敌人。”

他听后顿觉一阵狂喜。按理说，他那个聪明过人的脑袋是不会不知道这种古老的求签算命术仅仅是一种迷信而已。然而，正因为他的思路过于敏捷，这就反而使他对这种似是而非的骗术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况且，另外还有一个好兆头：今天是康斯坦丁大帝节，同时又是他的生日。

“神仙保佑您好风水。”

“多谢了。”

“不用谢。”

五分钟后，他坐上轿车直奔香港的启德机场。他的私人专机正等候在那里准备随时飞往雅典。

第一章

希腊，约阿尼纳——1948年7月

每天夜里，她都从同样的恶梦中尖叫着惊醒过来。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湖中央，一男一女正凶狠地把她的头死死按入冰冷的湖水之中，他们想淹死她。每当此时，她总是惊恐地醒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冒着大滴的冷汗。

她已完全忘却了自己到底是谁，并对过去的一切也都毫无印象。她讲英语——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来自于哪一个国家，也弄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来到希腊这个小小的天主教修道院里的。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种时隐时现的记忆和一些模糊的、一掠而过的印象逐渐开始在她的脑海里闪现。可它们总是来去匆匆地一闪而过，以致她始终没能来得及捕捉和确定。这些记忆的碎片会在她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占据她的头脑，结果使她的思绪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开始，她想从她周围的修女们那里弄清有关自己的一

切。但后来她发现，那些友善而体贴的修女们是不允许同外人随意交谈的。修道院里唯一不受这一戒规制约的，就是那位年老体弱的特丽莎院长嬷嬷。

“您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不，我的孩子。”特丽莎嬷嬷回答说。

“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在那座大山脚下，有一个叫做约阿尼纳的村子。去年的一次暴风雨中，我们的两个姐妹在湖中的一只小船里发现了你。当时船已开始下沉，上帝保佑，她们救起了你并把你送到了这里。”

“可是……在这以前，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很抱歉，孩子。我也不知道。”

她无法就此而感到满足。“从没任何人打听过我吗？也没人来找过我吗？”

特丽莎嬷嬷摇了摇头：“从没有过。”

她绝望得真忍不住要叫了起来。她又问道：“那些报纸……难道就没报道过有关我失踪的情况吗？”

“你知道，修道院的戒规是不允许我们同外界有什么联系的。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意志，孩子。我们只能感谢他的恩赐，因此你终于活了下来。”

这些就是她所能了解到的一切。开始，由于病得厉害，因此她还无法对自己的过去思考得太多。但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她慢慢地恢复了体力并开始逐渐康复。

她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体力，能在四处走动。白天，她把时间都用来照料修道院里那片漂亮的花园。晚上，神秘

的希腊夜空繁星灿烂，和煦的微风给她送来一阵阵浓郁的柠檬和葡萄的芳香。

这里的环境宁静而优雅，但她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她迷失了，她告诉自己。但是至今还没有人问起过我，这是为什么？难道我干了什么罪恶勾当吗？我是谁？我是谁？我究竟是谁？！

一些模糊的场景仍然不期而至地时常在她的头脑里出现。当她在在一个早晨醒过来时，发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正在剥她的衣服。这也是梦吗？还是过去确实所发生过的事情？这男人是谁？难道是她结婚的那个人？她有过丈夫吗？但她并没戴结婚戒指。事实上，她一无所有。她现在唯一拥有的财产就是院长嬷嬷送给她的这本黑色封面的修女规约和一枚金制的胸针。它的造型是一只展翅的小鸟，眼睛用红宝石镶嵌。

在这里，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谁，而他们对她说来也完全是陌生人。她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也没有精神病医师会对她提醒：她的精神状态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要是她再不设法摆脱可怕的过去，那将很可能导致精神失常。

残留的记忆越来越频繁地向她袭来。她觉得自己似乎走进了一座巨大的迷宫，四周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场景。但这些颠三倒四的场景却无法拼凑出任何一种确定的涵义。她看见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聚集着许多身穿军服的士兵。他们似乎正在拍一部什么片子。难道我是片中的女演员吗？不，她好像是负责筹拍这部片子的。可是我具体到底负责干什么呢？

一个士兵走上前来送给她一束鲜花。不过这花钱该你自己掏。他打趣地笑着对她说。

隔了两天，她又梦见了这个士兵。她正在机场给他送行。由于她将失去他，因此她伤心地从梦中哭着醒了过来。

自那天夜里以后，她的心灵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那不仅仅是一场梦。那是她旧日的生活片断。我一定要寻回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天深夜，一个名字突然从她的潜意识里冒了出来。凯瑟琳。我的名字叫凯瑟琳·亚历山大！

第二章

希腊，雅典。

人们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无法找到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王国的位置所在。但他那个无形的王国远比地图上那些国家要大得多，强大得多。他是名列世界最前茅的豪富之一，并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他没有任何授自于官方的头衔，可对他来说，把那些首相、红衣主教、大使甚至国主作为交易买进或者卖出只是家常便饭而已。德米里斯的触角可伸及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在几十个国家都有他的势力网络。他具有领袖人物所特具的那种魅力：头脑敏锐，身材魁伟，宽阔的肩膀和厚实的胸膛，体重明显超常。他面色黝黑，有着猎鹰般的脸型、坚挺的希腊式鼻子和一对深橄榄色的眼睛。每当他专注于某事时，他会显得极为迷人。德米里斯能讲八国语言，并以擅长叙述轶事而闻名。他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收藏品和成群的私人飞机，他的各种豪华公寓、城堡以及别墅遍及世界各地。对于女人，他颇具

鉴赏力。漂亮的女人往往使他觉得难以抗拒。他的风流轶事就像他的金融投机事业那样丰富多采，因此他享有“大情人”的美名。

德米里斯一直以自己的爱国热情而自豪——他在柯罗纳齐和普萨拉私人岛屿上的别墅常年悬挂着白蓝相间的希腊国旗。他从不纳税，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去遵循那些只适合于普通人的法规。在他血管里流动的是一种神圣的血液——希腊神的血液。

德米里斯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他那里索取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为某个商业项目出资，或为某项慈善事业捐款。有的，则仅以同他的交往关系而获取某种权益。他喜欢擦开事情的表面现象去揣摩在其背后人们所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他那善于剖析的头脑对于那种表面上的事实从来就持怀疑态度。所以他从不轻易相信他所听到的任何事，也不信任周围的任何人。他的座右铭是：“让朋友靠近自己，但让敌人靠得更近。”采访过他的记者只能发现他是一位老练而又温和的绅士。可是在那层温柔的面纱下，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会猜想到他竟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人，一个来自于贫民区、并且自幼就能熟练地掐断对手颈静脉的斗殴行家。

他从不饶恕对他即便是很轻微的冒犯。在古希腊文里，“公正”和“复仇”是两个同义词。德米里斯对这两种信念都深信不疑。他会记住别人对他的任何伤害，直至那些招惹他的可怜虫付出成百倍的代价为止。他丝毫不会让他的

猎物察觉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他那精密的脑袋能把这种残酷的游戏安排得相当精彩而又漂亮——耐心周密的谋划，然后是复杂而精巧的陷阱，最后是准确无误的捕捉、射杀。

每当为对手设置圈套时，他总会感觉到一种快感。他喜欢细细地玩味即将到手的猎物，分析他们的个性，评估他们的优缺点。

某一次晚宴上，他无意中听到了一个电影制片商称他为“油滑的希腊人”。德米里斯等待着时机。两年后，当这位制片商投入血本并同一位轰动国际影坛的女影星签约筹拍一部巨片时，德米里斯仍然没动声色。直至拍片进行到一半时，他突然设法迷住了那位女影星。她告别了摄影棚来到了他的豪华游艇上。

“这将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德米里斯告诉她。

她的确同他度了蜜月，但一直未能等到婚礼。那部拍了一半的影片终于不得不下马，制片商也随之而破产。

德米里斯内心清楚，他同有些对手的游戏比分至今还未扯平。但这并不急。他习惯加入游戏后从容不迫地部署阵容，然后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这些日子以来，他暂时没有现存对手，因为没人能同他抗衡。所以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以前那些从他身边溜过去的猎物。

然而，德米里斯的“正义”之剑是一柄双面刃，就像他决不宽恕对他的伤害那样，他也从不忘记别人曾给予过的恩惠。一个早年曾经照顾过他的渔民会在一夜之间得到一支捕鱼船队。还有一个在他困难时曾救济过他的妓女，做

梦也不会想到一大笔神秘的“遗产”会从天而降地落到她头上，但她至今都无从知道这幢百货大楼究竟出自于哪位恩主之手。

德米里斯出生在比雷埃夫斯的一个码头工人之家。兄弟15人自幼就过着那种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他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非凡的商业才华，他通过放学之余打工赚钱。16岁时，他已积蓄了足够的钱同一个比他年长的家伙合股在港区开了一个食品小卖部。眼看生意越来越兴隆，那个合伙人使用手段侵吞了属于他的那一半。结果德米里斯花了10年时间才把那个家伙毁掉。他内心的欲火和野心开始日益膨胀。他常常在漫漫黑夜之中睁着闪亮的眼睛直至天明。我要成为富翁。我将会成名。总有一天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名字。这种想法是唯一能够安慰他入睡的催眠曲。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成为上等人，但他深信这一天必将到来。

17岁生日的那天，他偶然读到一篇有关沙特阿拉伯油田开发的文章介绍，他似乎突然看到了神秘的命运之门已经向他开启。

他找了父亲。“我要去沙特阿拉伯干活。”

“这也太不值了！你对油田知道多少？”

“不知道。但我可以学着干，爸爸。”

一个月后，康斯坦丁·德米里斯离开了故乡。

大陆石油公司有一项规定，即海外劳工必须至少签约两年的劳务。德米里斯对这一点毫不在乎。因为他已打定主意：不等到发财决不回希腊。他想象着在奇妙的阿拉伯之夜历险。那是一块多么富有魅力的神秘土地！那里有充满异国风情的阿拉伯女人和源源涌出的“黑金”。然而，他后来所看到的现实却使他目瞪口呆。

德米里斯在一个夏季的清晨到达了沙特的法迪利。他在这里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座用砾石堆砌而成的粗糙的建筑物。它孤零零地坐落在荒漠之中，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在它周围，是一些简陋的木结构小屋。在这里卖苦力的约有一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沙特本地人。至于那些女人，一个个都蒙着厚厚的一层面纱，在尘土飞扬的泥路上穿梭过往。

德米里斯走进那幢石头建筑物。人事部经理J·J·麦金太尔先生的办公室就设在里面。

他走进办公室时，麦金太尔抬起了头。“这么说，是国内办事处招收你的，是吗？”

“是的，先生。”

“以前干过这一行吗，孩子？”

“没有，先生。”在这一刹那，德米里斯试图撒谎。

麦金太尔笑着说：“你会喜欢这工作的。不过这是一个很荒僻的鬼地方，伙食也很糟糕，还不能玩女人，除非你想让人把你阉割掉。一到晚上，什么该死的节目也没有。然而收入倒挺不错，怎么样？”

“我来这里是学活儿的。”他口气诚恳。

“哦？那么你得学快点儿。这是个穆斯林国家，那就意味着绝对地禁酒。任何人要是偷窃，会被砍掉右手，第二次就砍掉左手，要是有第三次的话，那就会失去一只脚。如果你杀了人，那就会被砍头偿命。”

“我不想杀人。”

“且慢，”麦金太尔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声，“你才刚来呢。”

他们的营地就像《圣经》传说中的通天塔那样喧闹。这里的人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他们都操着各自不同的语言在交谈着。德米里斯的听力很好，很快他就学会了好儿国语言。他们在荒凉的沙漠上修筑公路，营建工棚，安装电力设备以及通讯设施，还要挖掘排水道、安排伙食、供水以及医疗等等。所有这些繁杂的事情在德米里斯看来似乎都是些意想不到的额外工作。他在华氏 100 度以上的高温下苦干着。同时，还要忍受苍蝇、蚊虫的骚扰以及痢疾、高烧等疾病的折磨。在这片荒漠之中，人们仍然有森严的等级之分。最上层的，要数那些从事勘探的地质工程师们。最下层的，自然是他们这些被称之为“苦力”的杂工；那些办公室职员则被叫做“亮裤衩”。

事实上，真正参与石油钻探的那些人，诸如：地质学家、勘察员、工程师或者石油化学工程师几乎都是美国人。因为旋转式钻头是由美国发明的，所以他们操作起来要比别人在行。机灵的德米里斯开始想方设法同这些美国人结交。